

无界散文

傅菲 · 著

饥饿的身体



散无
文界
+

饥饿的身体

傅菲 · 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饥饿的身体 / 傅菲著. — 太原 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5.9

ISBN 978-7-5378-4557-1

I. ①饥… II. ①傅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12642号

书 名 饥饿的身体

著 者 傅 菲

责任编辑 贾江涛

书籍设计 张永文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邮 编 030012

电 话 0351-5628696(太原发行部)

010-57427866(北京发行部)

0351-5628688(总编办公室)

传 真 0351-5628680

网 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 bywychs@163.com

经 销 商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1/16

字 数 178千字

印 张 13.5

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78-4557-1

定 价 28.00元

目 录

脸	/ 001
手	/ 013
脚	/ 022
眼睛	/ 034
耳朵	/ 044
乳房	/ 057
唇	/ 069
气息	/ 079
泪水	/ 088
思念	/ 098
头发	/ 106
鼻子	/ 113
声音	/ 120
伤口	/ 128

体内的黑暗	/ 144
疾病	/ 151
就诊史:肉身的魔咒	/ 163
就诊史:凡胎的沙漏	/ 174
死	/ 183
你的身体是时间的容器	/ 198
后记	/ 206

脸

多少年后，你已经不在人世，假如我还活着，我要去你生活过的院子里，探寻你停留的影迹，在树下，在摇椅上，在衣柜前，在书架边，我会久久伫立，感受你当年的气息：空气里残留的咳嗽声，始终没有消费完的梦境，窗台上晾晒的旧皮鞋，阅读了一半的诗集，不再滴水的筷子，压在屋檐上的薄雪……我会把你吸过的尚未腐烂的烟头捡起来，把你的破围巾包起来，把你的蜂蜜罐存放起来。可能那时我已无法走路，只能坐在轮椅上，用你喝过的杯子喝水，用你的旧脸巾洗脸。我要在树下打盹，独自度过一个黄昏，等月亮慢慢升上来，从水井里爬到树梢，摇摇晃晃，那样，我可以看见一张脸，月亮一样圆润，葡萄一样多汁，那样，黑暗的旧时光会喷涌而来，像一列迎面而来的火车，带着呼啸、大地的痉挛、空气撕裂时发出的焦味、钢铁尖利的磨牙声、一千里路的阴霾。

认识脸所包含的意义，需要多少年？“你的脸像一束玫瑰，在时间深处绽放。”这是我十八岁时写的一个比喻句。我在县城荒坡的中等专科学校上学。坡下是渚溪河，惊蛰之后，虫子蛰伏在草丛里鸣叫，蜜蜂在花田里嗡嗡嗡。右岸的村舍在傍晚时分隐没，隐没在薄雾。我有了第一次恋爱。一年后分手。现在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她的脸。她的脸虚化在镜子蒙上的水珠里。这些年，我走了多少拐角，转过多少街口，遇见多少人，我茫然。直到有一天，你戴着灰白色的帽子，溯河

而上，在另一条河流中远去。我回到寄居的小城，一个早晨，遇见一个卖花的老妪，她说：“买一支玫瑰吧，送给你心爱的人，能带来好运。”她的篮子里，只有玫瑰和百合。她坐在街头的石凳上，灰色的长布裙沾着花瓣和叶子。我犹豫了，站了一小会儿。我有懊悔：和你见面时，为什么不带一束玫瑰呢？我买了四十三枝玫瑰，用丝带扎成一捧，插在办公室的花瓶里。我每天给玫瑰洒一些水，三天后，花开始慢慢焦枯，瓣儿的边沿结了斑斑点点的黑色。七天后，花朵完全失去水分，变成糜烂的黄色。脸和玫瑰有什么隐秘的联系呢？玫瑰会失血，褪去殷红和羞美。脸呢？一张不再出现的脸，是一种岁月的消失，是一面被灰尘掩埋的铜镜。当我在晚上，把灰尘抹去，照见了自己：虚浮的，无助的，迷茫的。这是一个不被他人窥视的世界：神性的，宗教般的黑暗。此时，一张不曾忘记的脸，浮在我眼前：艾草的青蓝色，没有光泽，颧肌塌陷，牙齿咬着唇谷，眼神呆滞。

他常常站在我办公室的窗口，看着缓缓而过的信江。其实他什么也没看。他只是对着窗外。他投在玻璃窗上的影子，斜斜的，有些变形。他是个中度抑郁症患者。他的眼睛是浅蓝色的，像个漏斗，色彩漏掉了，欢悦漏掉了，水分漏掉了。他有时站整个上午。他拒绝说话，拒绝出门，甚至拒绝睡觉。我闻到他脸上的气息：冰凉下来的但还没死去。他的下午几乎是在电影院度过的。他把脚架在前座椅靠背上，双手紧紧地抱住自己，闭目游思。电影院在我单位左边二十米，有一个空落宽大的舞台，霉变的潮味和含混的体液味在黑黑的空间里游荡。他爱上这样的气息。和他多么相似：溺在浑浊的水池，脸上爬着蚊蝇的幼虫，投下来的光线不但不能使视线更明亮，反而把水里的污物摇动了，漂浮上来。他独来独往。即使在办公室，他要么看窗外，要么在纸上不停地涂涂画画。蓝墨水叠印着蓝墨水，最后整张纸溢满了深蓝，像一张不停涂改的脸。他把纸撕成一片片，塞到嘴巴里面吃。身体是他的牢笼。他极力把另一个自己从身体了抽出来。他去

了南方。当一个人需要拯救自己，漂泊是最好的方式。当我再次遇见他时，他的脸多了一份从容，也有了生活的嘈杂。那是多年之后，在信江岸边的花园座椅上，他对我说：“当年，我对生命几乎没有了信心，放弃了活下去的理由。”失恋把他推到了悬崖上。当他谈论这段历史时，他这样嘲笑自己：“世界上什么都可以信，就是不可以信爱情。”作为那段历史的记录，失眠成了他的后遗症。

脸部位于人体颈部以上，头部正前方，耳、眉、眼、鼻、口，匀称地分布在脸部。脸是一个人外貌特征最显著的标志，是辨认人的身份的重要根据。四十二块表情肌，能把人的喜怒哀乐分毫不差地显露出来。脸是一张心灵的滴液试纸。

前天，我听地理课，内容是讲地震。地震又称地动、地振动，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振动，而产生地震波的一种自然现象。地震常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，能引起火灾、水灾、有毒气体泄漏、细菌及放射性物质扩散，还可能造成海啸、滑坡、崩塌、地裂缝等次生灾害。我听完课，在办公室坐了十几分钟，抽了一支烟，又站在窗前默默地站了十几分钟。我想，人发生地震一样的心理灾害，最先坍塌的会是哪儿呢？可能是脸。脸变得木讷，寒风吹不知道冷，暴雨打不知道疼。脸成了一大块失去肌理的肌肉。脸塌下去，骨头突出来，形似骷髅。这是一种哀绝。我一下子想到滕先生的爱人。2005年夏季，我的好友滕先生带女儿去厦门旅行，凌晨出发，因司机通宵谈恋爱没休息，注意力不集中，在武夷山分水关下坡时，车子掉下悬崖，滕先生和十五岁的女儿当场身亡。我到 he 家里探望，他爱人坐在沙发上，抱着两个人的遗像，紧紧地抱着。我叫她：“嫂子！嫂子！”她全然听不到。脸上像是涂了一层胶水，又被风干。她的眼睛山核桃一样突兀出来。她的身子缩在身子的躯壳里。她的脸有冰窟中上涌的风，一阵阵地刮。遗像中的男人，露出浅浅的笑容，脸部饱满。我送他最后一

程时，他躺在花丛中间，像静静的安睡，脸上有了安谧的慈祥。我现在还经常路遇滕先生爱人。她儿子和我女儿同岁，在同一个小学读书。她几乎不说话，也不会微笑。她见了我，眼睛睁大一些，点头，脸瘦削，颧骨像鼓起来的拳头。她拖着步子走路，一点声音也不发出，给人感觉，她不曾来过她来过的地方。

我侄女日静去世时，我嫂子也是这样的。日静心肌炎病逝时，十三岁。之前的半年，她一餐只吃一小勺饭，脸像一根削了皮的黄瓜。除了眼睛在动，其他器官几乎不动——她已经连微笑的力气都丧失了。即使要笑一下，她先把眼睑耷拉一会儿，再睁开，笑肌慢慢往两边拉开——笑，最美好的表情，却苦不堪言。我嫂子一直抱着她，抱了半年。我嫂子知道，一旦手松开，怀里的人会飞走，飞到眼睛看不见的地方，飞到太阳照不到的地方，飞到呼喊传不去的地方。我嫂子抱日静在怀里，泪水扑簌簌地打在日静的脸上，泪水溅起细珠，蹦跳到衣服上。最让人痛的，莫过于滚热的泪水扑打在日渐冰凉的脸上。脸，就是一面鼓呀，蹦蹦，再也敲不响。鼓裂缝了，没了震颤，也没了声响，更没了节奏。一面哑鼓。敲打的人疲惫了，心碎了，敲打的手垂落了下来，脸上盖了一层淤泥——我嫂子，在三年多的时间里，淤泥在她脸上开裂，皴裂的缝隙让人感到她生命的水分已经被另一个人带走。她干旱了，杂草不生。我哥哥也这样，整天坐在院子里，一个人抽烟，脸埋在宽大的手掌里，好像手掌是一个窄小的坟茔，刚好适合埋葬自己的脸。他的脸和一块晒干的柚子皮没两样。最后一次见到日静，是她离开我家之时。她趴在她爸爸背上，侧着脸。她爸爸提醒她：“和叔叔打个招呼，说声再见。”她并没说，头微微地在她爸爸背上动了一下。她的脸上游动了两条蚯蚓一样的泪水。她是个不哭的人。她在上海、南昌等地求医半年多，打针吃药，都不流泪。她妈妈天天以泪洗脸，她也不流泪。她还用手去为她妈妈拭擦脸。她知道自己所患心肌炎的最终结果，和拿到这个结果的大概时

间。她一点也不怕和惊慌。她想到这些的时候，她会把她妈妈抱得更紧一些。她下我家楼梯时，我抓住她的手渐渐松开，松开。瞬间，她流下了泪水。她的脸几乎没有肌肉，只有一层皮盖在上面。她的脸白净得几乎没有血液在流动，一种接近死亡的白，百合花萎谢的白。一个星期后，她把脸埋在她妈妈怀里，再也没有醒来。

让情感在这张试纸上细微显示出来的，是怦怦怦跳动的心脏。这样说吧，脸是人存活时间里最感性的表现形式。时间是液体的，从心脏出发，在人体日夜流淌，它所夹带的泥尘、病毒、霉菌、放射物、黑暗的光，最后在脸部滞留淤积，形成形态各异的图案。脸是我们生活和命运的证词，是嵌入肉质的脚印，是自己无法仰望的天空，是游动的悬崖。

我的初三数学老师方温圣，上课喜欢讲白。一天上课，他问：“有谁知道鼻孔为什么朝下？”我们傻子一样发愣。我告诉你们，他说，假如鼻孔朝上，下雨的时候，雨水会灌进去。我们哈哈大笑。任何一个器官的生长，都是进化的结果，没有为什么，都是为了更科学更协调地适应自然和生存环境。脸，可以感应天地万物。我顺着方老师的话问：“有谁知道脸为什么长得像陡坡一样？”又顺着他的话回答：“为了让泪水痛快地淌下来。”人直立行走，是把人性从动物性解放出来。我弱智地想，不仅如此，也是人尽可能地减轻自身的重量，快速向前。鸟为什么能飞起来？不仅因为有翅膀，还有气囊。如果气囊里不是气体，而是水或粪便，鸟能飞吗？泪水不仅仅是水，还含有浓郁的情感，这会是多么沉甸甸的水。假如脸长得像器皿，都把泪水储存起来，人的一生会是多么沉重。脸以陡坡的形式告知我们：泪水要尽快流走，过去美好的或不幸的，以流逝作别。

我的一个邻居伯伯，村里人叫他老裁缝。去年春死了。他生了四个女儿四个儿子。他二十几岁开始做裁缝，挑一架脚踏的裁缝机，上

门为各家各户做衣服。他生了一张马脸，宽宽的，长长的，还长了许多疙瘩。上门做工，师傅中午是要小睡一会儿的，他偷情去了。村里有十几个相好，他用一个封面套有毛主席头像的红皮封记账簿，做登记：×年×月×日×××家。相好家里没钱买油买盐，他给。去相好家里做工，他还带上布料。蓝仙小老裁缝二十多岁，像一条畸形发育的冬瓜。她的右脸有一个挂着的肉瘤，看起来像一扇破旧的大门挂着一个破旧的煤油灯。老裁缝特别喜欢她。但每次做爱的时候，老裁缝从兜里摸出一块黑布，蒙住蓝仙的脸。起先蓝仙不让，老裁缝说不蒙脸做不了，那个东西不听使唤。老裁缝后来习惯了她鼓突突的脸，不蒙了，但蓝仙不让，说，蒙起来做爱特别刺激，呼吸很急促，也看不到老裁缝做爱时流的长长的口水。蓝仙老公是石灰窑里的石料工，中午在石灰窑吃饭。有一次，他对蓝仙说，我在窑里要住三天，守窑火。他大门出去，翻进院墙，躲在阁楼上。他准备了三天的干粮和水。他要抓奸。第三个晚上，老裁缝来了。蓝仙咿咿呀呀地叫，他从阁楼上跳下来。阁楼木板太旧，其中一块断了，卡着他的脚。老裁缝光着屁股提着裤子，翻出院墙。蓝仙老公是个猎手，砰砰，硝弹打在老裁缝回头转身的脸上。老裁缝破了相，满脸小窟窿。村里有强悍的妇女，找老裁缝要东西，老裁缝从家里往外搬。老裁缝老婆不肯，和他相好打架。他老婆打一次架，被羞辱一次。老裁缝还打她。他老婆从过门第二年，一直哭，哭到大儿子成家。她再也不哭。她给谁都一张笑脸，也给她老公的相好一张笑脸。她满脸的皱纹绽开，像一朵向日葵。这个受尽羞辱和眼白的妇人，穿一件褪色的藏青棉袄，头发过早地发白，说话声音低得只有自己听见，有了佛的安详。她脸圆圆的，有一层蜡油的光亮。我每次回家，都要去她家坐坐。她说，老裁缝死了，一辈子走完了，一辈子多快呀，艰难是一辈子，容易也是一辈子，快乐是一辈子，悲苦也是一辈子。她说起老裁缝年轻时的事情，似乎和她无关一样。她说，男人是一头牛，牛被别人拉出去耕

田，总不可能把牛不归还吧。她的脸没有丝毫的悲楚，和一块搓麻线的缸瓦差不多。手摁住麻线，在缸瓦上狠劲搓，来来回回搓，浸一下水，再来回搓，麻线结实了，缸瓦发亮了。我也常想，一个没悲的人，是完全把悲吃进胃里，吃一个红薯一样，消化了，排泄了，悲才没了。一个乐安天命的人，必须要有一个“巨大的胃”，吞噬、消化人生的悲与伤，才能有惊雷之处不动声色的镇定。

绝大部分男人这样认为：爱一个女人，其实就是爱一张脸。一个女人，假如她的脸不能打动她的恋人，这样的恋情很容易像水冲刷沙子一样，几个浪头打过来，被抹得无影无踪。厌倦一个女人，也是从脸开始的：“我连你的脸都不想看见。”恶毒的唾沫泼在她的脸上。人老珠黄，是最令女人深恶痛绝的一个词。年老色衰，是已成定局的事实，而人老珠黄多多少少心有不甘，因为往往是人未老珠先黄。一对夫妻，连接吻的兴趣都没了，不是吻失去了吸引力，而是不愿意零距离地脸贴脸：他（或她）不忍在关键时候别过脸去，假如那样，将是多么残忍。假如可以画着脸谱去生活，我想，绝大部分人都不会反对的。

化妆品把一部分女人从阴暗的桎梏解救出来。把女性的包打开，里面会放着一个精美的化妆盒，盒子里有胭脂、口红、眼影等。出门前，在镜子前站一个小时，涂面霜打蜜，做个面膜，在身上喷香水。商人精明的眼睛始终不会离开女人和孩子。女人和孩子就是商人的取款机。一个是盲目，一个是目盲。化妆品把皮肤和灰尘隔离开来，同时又在侵害皮肤。化妆品是女人的罂粟。化妆品能引发皮炎症、色素沉淀或色素脱失，使用不当时，会造成毛囊口堵塞，引起黑头、粉刺或痤疮。化妆品的损害属于物理和化学侵害，直接伤害皮肤的肌理，这是不可补救的。我的一个同事，是学舞蹈专业的，天天都是光彩照人的粉妆，一双大眼睛，迷死很多人。一次我们去出差，晚上她来串

门，我们都傻眼了，都不敢把眼前出现的脸和大眼睛联系起来。她才二十六岁，脸上密密麻麻的小孔，像个小蜂窝，也失去了那个年龄应有的彤红色。像一块用旧了的木桶板。化妆品具有一定的遮蔽性，但不具有欺骗性。具有欺骗性的，是脸。我们往往从面相判定对一个人的初步印象，把脸分成经验成分的种类：憨厚的，狡猾的；慈善的，狠毒的；乐观的，愁苦的；严肃的，滑稽的；……相由心生，一个人的个性、心思、善恶，会呈现在一张脸上。事实上，这是一种唯心主义。“面善心恶”和“面恶心善”，是告诫我们不要犯经验主义错误，认识一个人需要从生活的细节辨析。戴着面具生活，是人性决定的，虚伪的人我们远离。世界太拥挤，索求的东西太多，面具才是他真实的脸。我们不要打虚伪人的左脸，也不要打他右脸，我们把他的脸当成屁股就可以啦。

女为悦己者容，是一种情感境界。事实上，悦己者，爱己容，也爱她蓬头垢面，爱她光着的脚丫，爱她身上的汗汁，爱她重重的咳嗽，爱她夹在包里层的药片，爱她不搭调的歌声，爱她的口腔溃疡，爱她的坏脾气，爱她的无理取闹，爱她指甲抓过的血痕，爱她身上的油烟味。不是她一切都是好的，而是悦己者疼惜她，体谅她，宽爱她。

我爱一个人，必须爱她的脸，但首先爱她心脏。我不会用感情去爱一个人，而用心脏爱另一个心脏。是的，我爱她。我爱她的素面朝天，爱她的生老病死。所爱之人，她的脸会生动起来，即使长满皱纹或布满沧桑的痕迹。脸是因爱而生动，因爱有了光辉，因爱而赋予磁性的触摸感。我总觉得，世界上最动人的情话，莫过于把恋人抱在怀里，用手去抚摸她的脸和头发，一遍又一遍，不厌其烦。只是当恋人已远去，自己的手只用于吃饭、穿衣、洗刷、抓痒、写字、摸麻将、提东西，事实上，手已经残废。

上个星期，照相馆的师傅把冲洗好的照片送来，用相框镶嵌了起来。一个相框是木头框，有一种植物蔓延的气味，我很是喜欢。另外

三个是不锈钢和塑料框。我用纸巾把玻璃反复擦拭，我不想上面有灰尘就把相框存放在木匣子里。木匣子是用老樟木做的，盖板上有着古朴的河流花纹。河流蜿蜒，灌木葱茏，和我初遇时一样，在某一刻，直接汇到我心脏的人海口。这是四张上半身像，有羞怯的眼、白皙的脖子、软滑的耳朵、完美的鼻子、绽放的唇。我担心有一天，我会患有老年痴呆症，不能清晰地回忆起这张脸。我不想忘记这张脸。

“相片的镜框碎了一个，其他都完好。信读完了。全是泪水……虽然你不让我这么说……”我爱过的女人都已不在人世，你是唯一留下的一个。我要好好保管，保管自己的眼球一样，保管这一缕胸腔里仅有的空气。我要狠狠地抿紧嘴唇，把这扇唯一的窗关死，因为我一张开嘴巴，空气会跑走。你不可以流眼泪。我也不。我破解不了自己的魔咒，没有例外。

现在我习惯在晚饭后散步，在城市的拐角，在建筑工地的杳杳里，独自待一会儿，厚重的阴影覆盖我；在莲花湖的环形游步廊来来回回地走，看一对对幸福的恋人，拉着手走路，我还把孤单的男人和孤单的女人想象成即将拥抱的情侣；羡慕一对饲养金鱼的老人，把饲料投进水里，鱼儿欢快地争食，就像老人成群的儿孙，嬉戏膝下，我默默祝福他们，能共白头。我每天给新栽种下去的玫瑰、指甲花、迎春、太阳花浇水。这些花，明年春天一部分会拥挤地开，也有一部分拥挤地死。我不开，也不死，消失在一个瞳孔里。散完步，我回到宿舍里，拉灭灯，静静地靠在床上。小桌上放一包烟，摆一杯水。我爱清水。你也要学会爱清水，你要渐渐摆脱对咖啡的依赖。你还要爱蜂蜜，爱蔬菜。和我一样。我的手适合黑夜拿烟，一根接一根。烟头会照见我略显模糊的脸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一张怎样的脸。我从不照镜子。镜子是一个谎言，但过于真实。在黑暗中，我的脸是虚幻的，但可以感觉水流的温度，一滴一滴连成的水流仍有灼热感。靠在床上，

我不是在等待死亡，也不是在等待安睡。我在等待一个人来，没有敲门声，没有脚步声，也没有其他暗示性的声音。来人不说话，不叹气，默默地坐。我不知道来人什么时间走，从哪扇门走。一扇门通往更深的暗夜里，一扇门通往露水缀满的早晨。我的床铺在两扇门中间。

请原谅我去做毫无意义的事情，我必须去做。我要置办一套房子。卧室要朝南的，早晨的太阳暖暖地照在被褥上，衣柜里挂满麻布裙、针织衫、纯棉长袖衣，窗外有一个大阳台，摆一把双人沙滩椅，椅子左边是玫瑰，右边是百合。我还要单独设一个顶到天花板的大鞋柜，里面全是平跟鞋，皮凉鞋保暖鞋运动鞋棉布鞋，我都买来，最好是绑鞋带的，最好都是三十六码的，我要每月请鞋子保养师来一次，上油打蜡，擦得发亮，随便取一双可以出门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要装修一个明亮的大书房，书架上整整齐齐地码着约瑟夫·布罗茨基、茨维塔耶娃·玛琳娜·伊万诺夫娜、阿赫玛托娃·安娜·安德烈耶夫娜、维斯瓦娃·辛波丝卡、威廉·勃特勒·叶芝、豪尔赫·路易斯·博尔赫斯、耶胡达·阿米亥、萨福、扬尼斯·里索斯、保尔·瓦雷里、阿尔蒂尔·兰波、赖内·马利亚·里尔克等诗人的诗集。这几本书是一定要有的：《圣经》《洛丽塔》《昆虫记》《孤独是迷人的》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《茵梦湖》《瓦尔登湖》《史记》《诗经》《忏悔录》，还有一本书，我不能说出它的书名。其他的布置都可以轻描淡写。

在这间房子里，我会静静地度过余下的时光。这世间，唯一留下的那个人，我要等你来。像一根孤独的火柴，躺在火柴盒里，等待一只手拉开人世间最小的抽屉，拉出抽屉里的遗体。你要带一个白色的棉布袋来，里面放着太阳镜、我去你那儿时没带回来的泥尘、河流沿岸纷落的树叶。你回去时，你用布袋提走我的骨灰，撒到那两个地方，你知道的。这是我唯一给你的遗物。这个时候，我要说一声：抱歉，我没有机会去做得更好。在此之前，我会祥和地生活，照顾好自己，不会让你牵挂。我会坐在阳台，在每天早晨或傍晚，我会把你的

脸细致地想一遍。你略显沉郁和沧桑的脸，我曾温暖地抚摸，眼角、耳垂、鼻梁、唇珠、下颌……我们都要相信命运。你睁开的眼睛，是一对伤口，是我的黑洞和深渊。……天已经完全黑了，风更烈了一些，我看见一个女人在推我的门，我看不清她的脸，模糊不清的脸有我熟知的气息，那么荒凉，那么冷，那么决绝，那么遥远，令我迷恋——门永远都不会被敲响。

它是寂静的
它孤独地睡着了
睡在茂密的森林里
像一座小小的古墓
你穿过高原，盆地
走过很多路
跟坏天气做过长时间斗争
现在你冒险来到这里
你躺在它旁边
抚摸着古墓
仿佛抚摸着遗忘
你手指干脆
你打开时间这道虚掩的门
朝向它幽深的小径
八月的玫瑰、香气涓涓的小溪
比血管里的血液更奔腾
一切都完整地存在
里面全是你喜欢的味道
你说“喜欢”
仿佛被遮蔽的花园

得到了命运之神的怜悯
而“喜欢”
只是一个悬在半空的音节
一段漫长时光的瞬息
你进入了喜欢
你在喜欢里留下了
更深的孤独

——颜梅玖《曾经是一座古墓》